

安庆市法轮功学员曹雄斌自述被迫害的经历

【明慧网】安徽省安庆市法轮功学员曹雄斌，原为工商银行安庆分行职工。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曹雄斌多次被非法抄家、非法关押；多次被非法劳教、判刑。

在这期间，曹雄斌被开除公职没有了经济来源，妻子承受不住强大的压力，与他离婚。由于长期遭受迫害、多次遭酷刑折磨，曹雄斌几乎精神崩溃，他的身体严重受损，一度丧失劳动能力。下面是曹雄斌所述自己遭残酷迫害的部份事实：

身患顽疾 修大法绝处逢生

我是一九九七年二月开始炼法轮功的。修炼以前，我身患多种疾患：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腺化生、浅表性胃炎、胃溃疡、风湿性关节炎（三九寒天时有全身僵硬不能动）、多年的顽固性神经衰弱、过敏性鼻炎、股癣大面积发生，头发经常大面积脱落几块（俗称鬼剃头），到处求医，中、西药吃了无数，身体仍得不到根本性的治愈。为求治病，我习练过各种气功；遍阅佛、道经典，钱花了很多，吃了不少苦，身体却每况愈下。

自从修炼法轮功后，不知不觉各种疾患都没了，身心感觉从未有过的轻松，我感觉人活着有意思了，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在单位里勤奋工作、诚实为人；在家里什么事都做，体贴妻子，关心孩子。

依法上访 遭非法关押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和其他同修一道，向省政府反映法轮功对提升人的道德和祛病健身的巨大作用，以及当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被合肥市公安及武警强行带到合肥螺丝岗某驾校集中关押。然后对每个人审讯作笔录，最后安庆有关部门去人，才把我们放回来。

回到安庆后，我被带到大南门派派出所进行审讯作笔录。从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一直审讯到二十三日的清晨近五点左右才放我回家。回单位后，各级领导也是没完没了的政治高压，搞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进京上访 遭毒打 被开除公职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上旬，我再次去北京上访，被劫持到安徽省驻北京办事处关押。在被关押期间，我被安徽省公安厅的两名警察拳打脚踢，脸上、胸口、大腿、臀部被踢得全成黑紫色，一个多月后颜色才消退。

我被安庆公安接回后关押在看守所七十二天，期间，在看守所每天逼迫做十几小时的劳工。此外，公安、单位和“610 办公室”要求家人反复地逼迫我放弃修炼，写“三书”（保证书、决裂书、揭批书），给我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单位无理将我开除公职，经济上截断，将我推到绝境。

被非法劳教 身心受迫害

二零零零年三月八日，我再次来到北京依法上访，后再被非法押回安庆，关押在安庆看守所。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五日，我被非法劳教一年，送至安徽南湖劳教所。在那里，我不仅要承受苦力劳动，还经常被强制洗脑迫害。吃的是猪狗食，睡的是猪狗窝，卫生条件极其恶劣，我和很多人都患有疥疮等皮肤病，且缺医少药。

酷刑 酷刑 还是酷刑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我第三次来到北京为法轮功鸣冤。之后，我被抓进天安门分局，遭恶警暴打，后又转到门头沟派出所。

在这里，我又遭受了三天三夜的毒打、恶警不让睡觉。深夜，他们把我衣服剥光，拖到外面零下十几度的雪地里冻；用电棒、橡皮棍、木棍全身上下毒打我；用手铐砸我下身；从我颈脖上往我毛衣里灌冷水；用烟头烧我睫毛；往我眼睛里吹烟灰；将我衣服脱光，毒打我。他们打累了便把我铐在铁床脚上，他们躺在床上把两只穿着大皮鞋的脚架在我头上，使我喘不过气来。每天不给我吃喝、不让我睡觉。

大约是十二月九日，恶警把我关进门头沟看守所。在监仓里，我抵制非法迫害、拒绝背监规。一个彪悍的犯人从放风场的雪地里取出一个冻得象铁棍一样坚硬的塑料底东京鞋，用力在我剃光的头上连砍三下，当时血就象喷泉一样四溅，我的身上、地上到处都是血。

过了几天，安庆公安把我从北京押到安庆看守所。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在五号监仓里，号头逼我参加劳动，我没服从。他就命监仓里的所有犯人一拥而上，有的捂住我的嘴不让我喊出声，有的把我按倒在地，更多的人朝我胸口、脸上、大腿等部位拳打脚踢，当时就把我打得不能动弹，连呼吸都困难。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日，在我身带巨大伤痛的情况下又被非法定为劳教二年，送到安徽南湖劳教所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后保外就医。（节选）◇



死亡职位——安徽省政法委、六一零人员遭恶报实例(四)

【明慧网】根据明慧网报道的恶报案例统计，迫害二十多年来，安徽省参与迫害的人员中有 248 人遭到各种形式的恶报。恶报人数最多的为公安、司法系统，87 人；恶报最多的地区为阜阳，64 人。

中共各级政法委、“六一零”（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是迫害法轮功的马前卒，很多人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尤其“六一零”已成为死亡职位，有些地方的“六一零”办公室主任遭恶报死了都没有人去接替。

以下是安徽省政法委、六一零人员遭恶报部分事例：

▼安徽亳州市首批六一零人员恶报连连

李厚增、徐乃亮、吴文成是安徽亳州市首批“六一零”人员，此三人可谓作恶多端，亳州观堂法轮功学员杨金英被迫害致死，与他们直接相关。亳州汤陵法轮功学员张莲秀在商丘公安机关两天被酷刑折磨致死，他们又参与了逼迫其家人不准声张，施以少许钱财了事。

二零零零年十月，这三人积极跟随江泽民流氓集团效犬马之劳，威逼、诱惑、处心积虑地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采用的方法就是对坚决不放弃信仰者非法处以劳教，其余的人就办所谓的洗脑班和各种表态会，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

李厚增借助迫害法轮功升迁为公安局副局长，此后就专门负责法轮功的案子，参与判刑、劳教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

这三人恶报连连。迫害不久，李厚增已有一些顽症，四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像近六十岁了，八年的迫害造业无数，只能在家养病了。此外，李厚增因为贪赃枉法被免掉副局长职务。

徐乃亮已退休几年，常年的高



血压症状以及多年工于心计的使坏心眼，让他害怕身体马上垮下来，经常晚上出来溜达，大腿及裆部长疮，走路三步一停地挠痒。

吴文成是亳州市迫害法轮功最早遭报的“六一零”人员，在合肥大医院医治勉强留下一条命之后，再也不敢和法轮功学员碰面。经常到合肥检查病情，平时身体也极度虚弱。

▼合肥市迫害头目王璐遭恶报

合肥市庐阳区“六一零”头目王璐，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后被调任为区国安大队大队长。王璐因身上长瘤开了刀，家人也跟着遭殃出了车祸。

▼寿县双桥镇政法部长得脑瘤

徐士刚，淮南地区寿县双桥镇政法部长，任职以来，积极充当江泽民集团的打手，多次带人绑架法轮功学员，已遭恶报，得了脑瘤。

▼亳州市花戏楼办事处政法委谭新峰遭恶报

谭新峰，亳州市谯城区花戏楼办事处副书记。他积极参与非法抓捕、拘留无辜的法轮功学员，遭恶报，患心脏病、糖尿病等，每天依赖注射胰岛素维生。同时被母亲赶出门，妻子也与他离了婚。

▼亳州市一政法干部车祸瘫痪

二零零一年黄历六月初八，亳州市谯东镇的王家富，代表谯东镇的政法委到市里开关于进一步如何

迫害法轮功的会议。回来后，王家富亲自抓捕法轮功学员。在去抓捕前，有人曾劝他不要这样做，要为自己积点德，但王家富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单身一人骑摩托车去抓捕法轮功学员，在路上连人带车栽到路边水沟中，当场昏死过去，后来瘫痪在床。（节选）◇



安徽新闻简讯

合肥市法轮功学员蒋光雪遭中共警察非法骚扰

2021年9月14日上午9点左右，合肥市瑶海区三里街派出所三个恶警上门搜查了法轮功学员蒋广雪（女，59岁）的家，后又胁迫她到宾馆（不详）观看她发东西的视频，并进行了笔录，后被“监视居所”放回。

蒋广雪曾经被中共邪党非法判刑。2009年9月21日，蒋广雪、汤大风、高宋华等七名法轮功学员被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和高新分局国保大队绑架到合肥市翡翠园大酒店洗脑班，随后恶警又将七人转移到合肥市第一看守所进行迫害。迫害一年后，2010年9月2日，蒋光雪被合肥市瑶海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二十多年来，合肥众多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邪党的非法迫害。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1年上半年，合肥市法轮功学员至少3人被非法判刑；至少12人被绑架；至少19人次被骚扰。◇

